

社会写实小说文

同为高干子弟，人生轨迹却各不相同。权大？法大？

一位正义警官与四位恶少的生死较量

陶雄起 著

报应



新疆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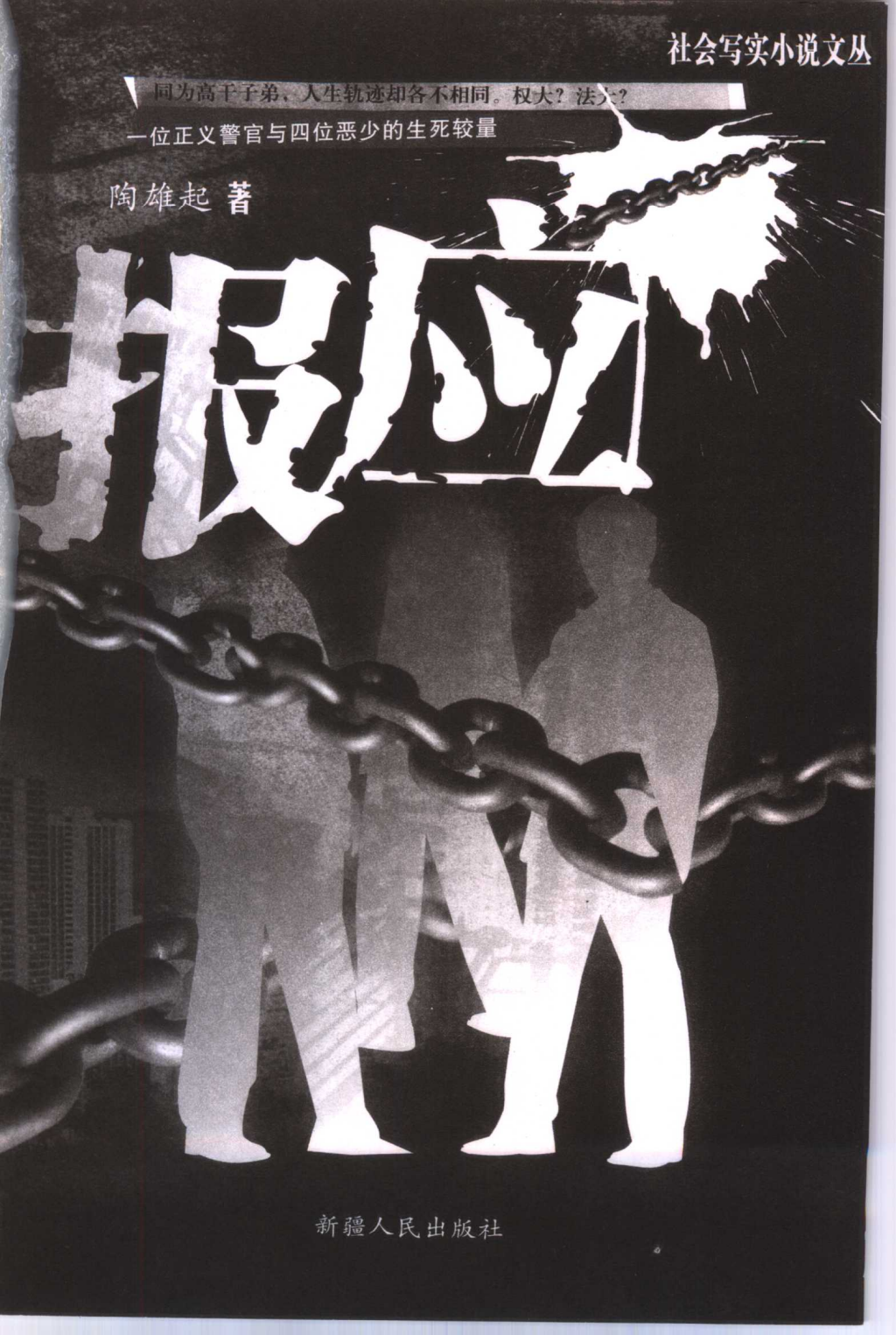
社会写实小说文丛

同为高干子弟，人生轨迹却各不相同。权大？法大？

一位正义警官与四位恶少的生死较量

陶雄起 著

报应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high-contrast background. In the center, there are white silhouettes of four people standing side-by-side. A thick, dark chain is draped across the scene, passing in front of the silhouettes and looping around them. Above the silhouettes, the title '报应'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white characters.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dramatic.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报应/陶雄起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3

(社会写实小说文丛)

ISBN 7-228-08660-0

I. 报... II. 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5493 号

责任编辑:徐晓琳

封面设计:虚谷堂设计工作室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印刷 北京法大印刷厂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3.5

字数 250 千

版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书号 ISBN 7-228-08660-0

定价 23.00 元

第一章

秦伟坐在卧铺车厢的边座上，专心地啃读那本大部头的经济学专著。

这是一趟广州至石江的特快列车，由于已驶进石江车站，火车的速度明显地降了下来，所以车厢的摆动随之加大。但这些似乎并没影响专心读书的秦伟。

又过了几分钟，车厢里的喇叭响了，还是一路上陪伴旅客的那个女声：“各位乘客，你们好，列车马上就要到达本次旅程的终点站——石江市火车站了。请在石江市下车的旅客做好下车的准备……”

秦伟听了将书合上，他站起身，伸出右手在行李架上拿下自己的小密码箱，然后把它放在自己所坐的下铺上。正在他收拾随身物品时，一年轻女乘务员微笑着走到跟前。“先生，”那女孩笑容可掬地说，“该换票牌了。”

秦伟忙从西服口袋里掏出票牌交给乘务员。乘务员接过票牌，熟练地翻开票夹，在那上面对号找到秦伟的卧铺车票抽出来还给秦伟。

秦伟看了看车票，笑着对眼前的女孩说：“谢谢。”

女孩点点头，说：“欢迎下次乘坐本趟列车。”说完转身往下一个铺位走去。

由于乘客在沿途各站已下了不少，再加上客源本来就不足，

所以此节卧铺车厢比较空。秦伟做好下车前的准备工作后，就一个人站在车窗前，静静地看着窗外的景物。

窗外是灰蒙蒙的一片，丝丝细雨在狂风的推动下向车窗迎面砸来。慢慢地，这些沾在车窗玻璃上的液体汇聚成了粒粒水珠。

秦伟穿着一身藏青色毛料西装，笔挺的面料配上他那笔直的身形给人一种帅气和英武。秦伟有一副铁打的身板，端正的双肩配一米七二的身高显得十分匀称，这与他十几年的军营锻炼有直接关系。秦伟的相貌不算英俊，眼睛不大却有神，厚厚的嘴唇，两排雪白整齐的牙齿，给谁都留下了一种健康美的印象，高高的鼻梁和两道浓密的竖眉毛算是五官中最出色的部位了。平日里秦伟没其他不良嗜好，他不吸烟，就算有人敬也不接，不是特殊场合滴酒不沾，按时睡觉按时起床，吃饭也有规律。正基于此，秦伟也怀疑自己到公安局工作后，真能适应那种毫无规律可言的作息时间和生活环境？

车厢的喇叭传来秦伟所熟悉的歌声，这首男中音演唱的歌名为《人生的车站》正是秦伟此时的心里写照：“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会有无数的车站，从起点说那是永恒，从终点说那是短暂。有人说人生纵然是多变幻，有人说人生纵然是多奇妙，有时聚，有时离，何必去寻烦恼添忧虑。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会有无数的车站……”

这是秦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此刻能在车厢里听到还真让他百感交集，不由得心里跟着默唱起来。

一想到自己就要走向新的岗位，秦伟心里充满了惆怅。毕竟在部队呆了十五个年头，那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可想而知。而如果不是父亲秦大维的意愿，秦伟根本不会选择石江这个曾经连听都没听过的地级城市公安局当个什么处长。因为他可以选择的单位太多太多了，何况妻子和孩子早把家安在了广州，所以再怎么选也不会选离广州近千公里的石江市。但老爸说，石江是全国治安

的重灾区，你作为秦大维的儿子就应该去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去锻炼，我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某些人证明我们党在新时期仍有大公无私的奉献者。

秦伟的生活用品已搬到市局的宿舍里，这次去广州并没什么行李。

秦伟此次去广州的主要目的是为父亲秦大维九十岁生日祝寿。这位共和国的功臣 1912 年生于湖南浏阳，和王震、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是地道的老乡。秦大维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在那白色恐怖的艰难岁月里，秦大维也是枪林弹雨里趟过来的。由于秦大维的功勋卓著，一直在军中担任要职。离休后，秦大维选定广州为自己的养老之地。这些年来只要是没有公务活动，他一直寓居在他的养老院里，闲时养养花种种草，再就是向有关人员口述自己的历史，让那些人将这些资料整理成文再署上秦大维的姓名予以发表。

由于秦伟的老爸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为数不多的健在的开国功臣之一，所以他的九十岁生日组织上格外重视。生日那天，北京的一些领导同志纷纷来电表示祝贺。当然，打电话祝贺的还有远离广州的秦大维老战友的家属以及数不胜数的老部下，还有一些省市领导。除此之外，一些相关部门和领导都派专人送来祝寿花篮和礼品。总之，秦大维的生日晚宴过得既隆重热闹又情意绵绵。

秦大维原名秦天柱。解放战争中，有人指出这个名字太大，建议他改一改。秦伟老爸也觉秦天柱这个名字与“擎天柱”读音相同，就把用了三十多年的姓名改成了秦大维。

谈及和父母的关系，秦伟是他们几个兄弟姐妹中最好的。究其原因，无非是他在家属老小，晚年得幼子的秦大维对这个儿子疼爱有加。再加上秦伟长时间泡在军营，根本就没机会和父母因生活琐事闹别扭，所以每次和老爸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这次

广州之行，父子俩又有几次长时间的交谈。而每当想起这些，秦伟又觉得自己生活在父亲的双翼之下，自己每走一步都与老爸的幕后操纵有关，使得他这个铁血男儿显得挺没主见的。如上长沙工程兵学院就是父亲的旨意，到部队后学经济学专业又是父亲的想法，直到现在去石江市公安局工作……

秦伟所坐的列车徐徐驶进石江火车站，这条长龙像耗尽体力的运动员，缓缓地停了下来。不一会儿工夫，从硬座车厢下来的乘客成群结队地朝出站口涌来。

王常福站在那台丰田陆地巡洋舰旁，目不转睛地盯着和自己擦身而过的人群，心想怎么会没有秦伟的身影？不免有些着急。昨天晚上秦伟已在电话里说明了就坐这趟车，不会有戏言的。

王常福这个石江市公安局的局长助理，今天是奉局长谢志民之命特地驱车上月台来接秦伟的。他一身便装打扮，上穿一件黑色软皮夹克，从质地上看皮衣已穿了些年头了，下身是一条深蓝色水磨石牛仔褲，脚踏一双牛皮大头鞋，这身行头套在王常福一米七八的块头上既威武又时尚。特别是头顶上那顶黑色棒球帽，让外人猛一看还以为他是个体育教练。和秦伟一样，十多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王常福铁打一样的厚实身材。虽然当了警察后因为放松了锻炼以及生活不规律导致了王常福的腹部有点隆起，但那健壮匀称的身材轮廓仍然清晰可见。

王常福有双鹰一样放光有神的眼睛，从这双眼里射出的利光仿佛能穿透一切目标。就这双眼睛，让所有和王常福交锋过的犯罪嫌疑人心惊胆颤。王常福从小在广东惠州的海边长大，有一身健康黑红的皮肤，正是这身肤色给他增添了不少英气。

在王常福眼里秦伟是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一个高干子弟主动要求到石江市公安局来工作本身就很难让人信服。这不是来镀金又是什么呢？虽然几次短暂的接触中王常福并没有感受到秦伟出生高干的大架子，但仍觉彼此间有一段不可跨越的距离。他一直

认可外界对秦伟的一致看法，那就是把石江市公安局作为了他事业上的一个跳板。

尽管王常福在陆续而过的人群中没找到秦伟，但他身边这台越野车却像一个坐标，秦伟一下车就看见了。如果不是秦伟举手向他招呼，王常福仍会努力寻找目标的。

秦伟走到王常福跟前，哆嗦着说：“哎呀，怎么一下变得这么冷？”

王常福帮秦伟打开右前门，说：“车上有暖气。”

秦伟也不讲客气，提着密码箱就上了车。

王常福顺手把车门关上，然后绕到左边开门上了车。

秦伟见王常福上了车才说：“这下好多了。在广州上火车时根本就没想到石江会变天。”

王常福说：“寒流昨天夜里才入侵我市的。”说着他发动越野车。“看看她们，”王常福用眼扫了扫车外人群中那些仍穿着超短裙的摩登女郎说，“这下够受的，不冻出毛病才怪呢。”

秦伟看了看那些性感时髦的女人们，条件反射般地浑身抖了一下。尽管从火车厢到越野车不过百八十米的距离，但秦伟仍有掉进冰窟的感觉。

王常福拉响警笛，以提醒那些走在越野车前面的旅客注意点。他的这一招挺管用，许多人赶紧闪开身让越野车通过。这些人无不对越野车投来异样的目光，心想又有什么通缉要犯被押回石江了。

看着越野车沿着月台上这条特殊通道加速行驶，秦伟明白自己在享受特权了。因为石江市公安局的车是不能随便通过这条通道驶进月台的，除非是非常重要的接送某某头脑以及被押回的石江通缉要犯之类的任务，否则，铁路部门是不会给予配合的。更何况石江铁路警方和地方公安部门的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很僵。

“怎么样？”王常福边开车边问秦伟，“一路上挺累的吧？”

“怎么说呢？”秦伟回答，“累肯定有点累。”

王常福想了想，又问：“是这样的，中午有个宴会，你去吗？”

“算了吧。”秦伟摇摇头，“我想好好休息一下。”他真的没一点兴趣，也不感觉饿。

王常福对眼前这个新同事的性格还不甚了解，就不再去劝，于是说道：“那好吧，我先送你去宿舍，下午再接你去吃饭。”

“又是宴请？”秦伟问道。

王常福扫了秦伟一眼，点头回答：“是的。你可要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干我们这一行的遇上酒宴可以说司空见惯。”

秦伟点点头，没有言语。

王常福接着说：“今天晚上的宴会可是局长大人亲口指示我带你去的。”

秦伟一听，问：“什么事？”

“他公子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家娱乐城，大宴宾客三天。”王常福答道。

秦伟点点头，这些事他不清楚。

开了一段路，王常福又说：“下午有空把车票收集一下，交给我，我帮你报了。”

“算了吧。”秦伟说。

“那怎么好？”王常福说，“正规上讲你这次去广州算探亲。”

秦伟心想自己刚从部队转业到石江市公安局，哪有什么探亲假？再说此次回家主要是为父祝寿，严格意义上讲是为了私事，就更没理由让公家报销差费了。

“还好我及时给你家挂了个电话。”王常福说，“否则我还真不知道你昨晚动身的事。”

“是我觉得没必要劳你大驾。”秦伟说出了心里话，“我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再说没几样行李，就这一个密码箱。”

“这有什么？”王常福呵呵一乐，他问秦伟，“车票不紧张吧？”

“全被那些票贩子操纵了。”秦伟说，“说起来石江还真是出人才。广州火车站的票贩子一大半是石江人。我的身影一在售票厅出现，立即就围上了不少石江票贩子。”停了一下，秦伟继续说，“从前那些票贩可是湖南衡阳人的天下，现今大有石江人取代他们的趋势。”

王常福点点头说：“衡阳的票贩子在广州站是出了名的。我去衡阳办过案子，那个城市很多地方和石江一样，比如说到处可以看到垃圾。”

秦伟转业前就在衡阳当的兵，对那座城市当然有印象，就点头认可了王常福的话。停了一下，他问道：“你看我的工作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王常福点点头，说：“我建议考勤就从今天打起吧。”

“好吧。”秦伟回道。

王常福把秦伟送到宿舍楼下就开车离开了。秦伟从那匆忙的架势推断今天中午的宴会肯定很重要。

秦伟走到宿舍门口停住脚，他把密码箱交到左手，然后右手摸出钥匙把门打开进了房间。

关上门，秦伟来到写字台前，他先把密码箱放在写字台上，接着走到床边，和着外套一头倒在床上。刚躺下，秦伟便伸手掀开床上那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薄被往身上一盖，以抵御四周的寒气。

秦伟住的地方就在市局办公大楼后侧的特警队总部二楼休息室一个标准单间。宿舍只八九个平米，放个单人床和一张写字台就没了其他空间。存放衣物的壁柜空间倒挺大，整整占了单人床对面的一扇墙。最让秦伟满意的是小小的房间里有个单独的卫生间，这样方便起来就不要另找他处了。

躺了一会儿，秦伟才觉缓过一点劲来。这天气可真怪，怎么会转眼间变得如此寒冷？也难怪，穿得单薄也是畏冷的主要原因之一。

秦伟站起身，走到写字台前打开密码箱，从里面取出一台手提电脑放在写字台上。接着，他又从密码箱里拿出一精致相框，这个小十六开本大小的相框里是秦伟三口之家的全家福照片。秦伟小心地将相框放在写字台一角，又仔细地看了看，并不停地转动相框的角度，直到最后满意为止。

待把一切整理好，秦伟感到睡意再次向他袭来。这回他没草上床，而是去洗手间简单地用冷水冲洗了一下面部，然后脱去外套，再钻进被窝里休息的。

秦伟再一次睁开眼睛时已五点半钟了。他是被王常福的敲门声吵醒的。

秦伟下了床，踏着皮鞋去开门。

门刚打开，王常福就问道：“在休息呀？”

秦伟点点头，见王常福手中提着个约二尺高的纸盒，便一侧身，说：“快进来。”

王常福进了房间，随身带进了一股寒气。

秦伟关上门，他闻到了一股酒味。

王常福把纸盒放在写字台前，笑着问道：“怎么样？领教到了吧？”

秦伟点点头，说：“还好我这几天在广州注意到了天气预报，对寒流南下多少有些思想准备。但还是没想到它抢在我之前到达了石江。”

王常福指着纸盒说：“看我给你带来了一什么？”说着弯腰便拆开纸盒。

秦伟看明白了，是一台取暖器，便说：“这玩艺挺费电的。”

王常福打开纸盒盖，从里面抽出套着塑料薄膜的取暖器放在

地上，然后扯开罩在取暖器上的那层薄膜套，说：“反正是应急时才用它。”

秦伟点点头，他帮王常福把插头插进写字台边的电源插座里，接着问道：“哪来的？”

“试用品。”王常福脱口说道

秦伟皱着眉，正欲开口，王常福解释道：“前段时间市轻工局办公楼发生了系列重大入室盗窃案，分局和市局刑警都参与了该案的侦破工作。最近案子破了，这不，今天中午轻工局颜局长摆酒庆功。我在他的办公室看到这些取暖器，他说是一个台商和市无线电二厂最新合作生产的产品，由广东一个商人总经销。那广仔挺精明的，送了一些产品让轻工局的头头们先试用。”

秦伟盯着那闪着红黄光亮的已发出阵阵热气的电阻丝，心里一阵喜悦，他说：“这真是个好东西，太及时了。就是耗电。”

王常福不想就电的问题和秦伟多讲什么，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条子递到秦伟跟前，说：“这是质量信息反馈单。”停了停又补充了一句，“石江这地方冷起来还真让人受不了。”

秦伟接过纸条，由于盯着那两根竖着的电阻丝看久了，视线里形成了两个光圈，以至于一时无法看清白纸上的小黑字。他心里明白这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就问：“他们还真要收集什么数据？”

“填了递上去。”王常福回答，“这样至少就不属于白拿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嘛……”说着笑了起来。

秦伟跟着一起笑，他顺手把纸条放在写字台上。

王常福一进屋就看到了那台手提电脑，直到这时才问：“这台笔记本是你买的？”

秦伟看着王常福，点点头，说：“有了这台笔记本电脑，做起事来方便多了。”

“都怪我没交待清楚。”王常福懊恼道。

秦伟不知王常福说些什么，就拿眼看着他。

王常福又说：“电脑局里有的是，扛一台到你这来不就结了嘛？唉，怎么能让你私人掏腰包购买呢？”

秦伟这下听明白了，便说：“这有什么？难道我就不能拿私人的东西办公事吗？”

王常福摇摇头，说：“我倒不是这意思。”说着想起了什么似的从皮夹克内袋里掏出一个手机交给秦伟，说：“这个东西你总没准备吧？给你配的。”

秦伟接过来一看，是款全新的诺基亚 8810 型手机。就在他上下打量和拨弄这个市场上最新款式的手机时，王常福在一边说道：“工作时用它方便多了。”

这道理谁都明白。如果说电脑的问题秦伟考虑到了的话，这手机的事他还真没挂在心上。再说他第一次到这间宿舍来时就看到写字台上摆了一台程控电话机。

秦伟把手机压在那张信息反馈单上，说：“谢谢你了。”

王常福摇摇头，说：“这有什么。对了，明天你去领两套新制服。我已催他们准备好了。”

秦伟点点头，说：“看我，光顾了说话，连坐都忘请了。”说着从写字台边抽出那把靠椅交给王常福。

王常福坐下来，摇了摇说：“这椅子坐起来蛮舒服的嘛。也没什么可坐的了，准备一下出发算了。”

秦伟点点头，就去大衣柜找衣服穿。

王常福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红塔山”牌香烟，问秦伟：“吸烟吗？”

秦伟摇摇头，说：“对不起，不会。所以家里也没准备。”

“吸谁的还不一样。”王常福叼上一支，边点烟边说，“中午吃饭时发的。”待烟点着了，他吸了一大口，说：“不吸烟好，这才是新世纪新警察的新形象。我也发觉现在干刑警的青年越来越

多的不沾烟酒了，人家不照样思考问题？不照样侦破大案？我们这一代干公安的算是给自己的不良爱好找了一个借口。”

秦伟加了薄毛衣、毛裤，又套上那套藏青色毛料西服，最后再罩上一件薄呢短大衣。心想这样武装自己总不会冷了吧。

王常福见了，说：“是要多穿一点。”

“幸好准备了这些衣物。”秦伟说，“否则还真麻烦了。”

看着秦伟这身打扮，王常福叹道：“挺神气的，有一股军人的味道。”又话锋一转，说：“我不行了，有点大肚子了。再不抓紧点时间锻炼恐怕要成废人了。”

听王常福这么一说，秦伟睁大眼睛说道：“没这么严重吧？”又打量一下王常福，摇头道，“我看你大可不必如此惊慌。”

王常福哈哈大笑起来，他是被秦伟的过分认真劲给逗乐的。

整个屋子都暖和了，可见这取暖器的威力有多大。王常福抽了一会儿烟，想起什么似的问秦伟：“你打电话向老婆报平安了吗？”

秦伟真诚地摇摇头，看着写字台的那个电话，他说：“本想打个电话，迷迷糊糊中睡着了。”

“那你现在就用新手机打嘛。”王常福在一边提示。

秦伟一听觉得也对，就拿起那台手机推开机盖拨打妻子马玲在广州的手机号码。

王常福发现秦伟在等通话的过程中脸上一直挂着灿烂的孩童一般的没一丝掩饰的笑容。

电话打通了，秦伟略显激动地说道：“喂，是马玲吧？”

“你好。”马玲在那边回道，“请问你是谁？”

秦伟一愣，他看着王常福，说：“我是你老公秦伟呀。”说着呵呵笑了起来。

“这是谁的手机号码？”马玲问。

“是单位刚发给我的手机。”秦伟解释道，“所以，马上给你

打去电话问候。”

“那谢谢你了。”

秦伟笑道：“就这样了，拜拜。”

“拜拜。”

秦伟正想说代我向家人问好，话到了嘴边，妻子在那边就把电话挂了。遗憾之中，秦伟关了手机。

“通话效果还行吧？”王常福问道。

秦伟点点头，看着那小巧的外观说道：“刚才还怕体积太小会不顺手，这下没那顾虑了。”

“明天你去配个皮套吧。”

秦伟说：“是要有一层东西保护。”

王常福站起身，说：“好了，准备出发吧。”

秦伟听了，将枕边那本《现代管理学概论》合拢放好。

王常福见了，无意中问了一句：“什么书？”

“《现代管理学概论》。”秦伟脱口回道，“一个老美写的。”

王常福听了，心里掠过一丝不快，眼里随即流露出不可捉摸的复杂。如果秦伟枕边放的是一本《现代刑侦学》也许王常福不会有此心态。眼前所见到的更进一步证实了秦伟这样的高干子女到基层来锻炼其实只是一个托辞而已。想到这，王常福说：“明天我送你一张石江市行政地图，挂在这间房里随时看看，在脑海里形成个印象，对你日后的工作有益无害。”说着他把电暖器的插头扯了下来。

“不会冷吧？”秦伟边说边往门口走去。

“还带过兵呢！”王常福说着一拍秦伟的肩头。就这一拍，他手感上发现秦伟这件短呢大衣是个高档货。

“我今天算是体味到这鬼天气的残酷了。”秦伟为自己辩护。

“没事的。”王常福说，“就算再冷，到了车上不是有暖气吗？还有那个娱乐城，肯定少不了暖气设备。”

当秦伟和王常福来到停在宿舍楼下的丰田越野车旁时，才发现阵阵密麻的霏霭细雨夹杂在凛冽的风中漫天飞舞。虽说雨点不大，但打在越野车的挡风玻璃上却能完全挡住前方视线，非得用刮雨器扫去才行。

“好日子”娱乐城坐落在市西城区的广东路口，这个地方属于石江市最繁华的区域，老百姓戏称的“红灯区”。能称得上“红灯区”当然是这条路上有不少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

“好日子”娱乐城并非独门的单独建筑，它是广东路路口一新建民房中的一部分，其余的如六层以上就是那些高档商品住宅。但是，“好日子”娱乐城的左右找不到从事色情服务的场所。这种唱对台戏的抢生意做法当初就被“好日子”日后的经营者谢文杰等人想到了。于是现在它左边是一家品牌化妆品商店，右边是一家大型名牌洋服超市。

别小看“好日子”娱乐城那区区六层横截面，光从那尽显豪华的装修就能让人看出它决非一般小打小闹的地方，特别是专供娱乐城消费者停车用的那个前坪，就能体现出该娱乐城负责人所拥有的特权。否则很难想象有谁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段如此奢华地空出一块平地来。

王常福的车开到这一路段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在一保安的指引下，王常福将车停到了指定的地方。

看着四周那些高级轿车，秦伟感叹道：“乖乖，全是高级车。”

“是啊。”王常福说，“你不瞧瞧今晚来的全是些什么人。”

两人刚下车，就立即被不远处的繁华景象抢去了视线，几盏强光射灯把娱乐城的整个墙面照得金碧辉煌，在雨水的侵蚀下更显出朦胧之美来，好一派歌舞升平的祥和场面。只是老天有意和人作对，细雨随着寒风砸在脸上让人产生难受。不得已，秦伟打消了驻足欣赏这幅外景的欲望，和王常福一道往娱乐城正门口走

去。

没走几步，秦伟的思路被一阵吵闹声给打断了。他顺着骚乱点望去，只见右前方不远处的房角一下聚集了许多人，而且不断有保安从娱乐城涌出来往那边跑去。秦伟知道出事了，也想过去看热闹，却被王常福一把抓住了衣角。

“只不过是一场房屋产权纠纷。”王常福冷冷说道。

见王常福轻描淡写的神态，秦伟便放弃了自己的想法。他跟着王常福缓缓地往娱乐城台阶走去。

“这种事太多了。”王常福有意补充道，“石江市几乎天天都有这样的事发生。”

秦伟点点头，视线不自觉地盯着那堆人群，见越来越多的路人也拥到这里，心里很是急切。由于怕被王常福阻止，也就不情愿地进了娱乐城大门。

站在大门口迎宾的是两名美若天仙的高个少女，见王常福和秦伟光临，少女们微笑着躬身做个请的姿势。

娱乐城的一楼是个休闲似的大厅。一进大门，左边是间咖啡厅，右边是酒廊。虽说有明确的分工，但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无论是咖啡厅还是酒廊，装修手法都堪称一流，给人梦幻般的美感。而整个大厅的地面和墙壁都是由深褐色大理石铺成的，这种浑然一体的装饰更突出了休闲的主题思想。几套真皮沙发随意地摆放在大厅的各个角落里，电梯门侧放着一架高级三角钢琴，一名男琴手正在演奏大家熟悉的世界名曲《致艾丽丝》，那优美的旋律在整个大厅里飞来飞去。

由于是头天营业，所以咖啡座和酒廊这边都是空的，大厅里也只三三两两地站着几个工作人员，那些和王常福点头致意的人秦伟一个都不认识。

秦伟跟着王常福走到电梯门口，当他们走进电梯转过身来时，秦伟发现那闹事的人群已涌到刚才他进来的那扇大门边了。